

正 貝

善 友 集 義



千世
一
仙

一

病不
業
東
己
友
六
年
起

三

三
繞
半

九
新
固
建
不
肯

老
風
合
奉
七
四
十
一
身



目 录

封 面

- 一、 凤先生自画像…………… 凤先生 (1)
- 二、 自画像下的题字…………… 凤先生 (2)
- 三、 《伤怀》…………… 凤先生 (3)
- 四、 凤先生语…………… 顾莲村 (4)
- 五、 黄齐生先生画像…………… 吕去疾 (5)
- 六、 以艺会友…………… 吕叔湘 (6)
- 七、 《出浴》…………… 杨守玉 (7)
- 八、 悼黄齐生先生…………… 凤先生 (8)
- 九、 艺友张杰绣像…………… 吕 存 (9)
- 十、 《和平的凝视》…………… 吕无咎 (10)
- 十一、 正则画院成立时照片
 吕叔湘绣像…………… 吕去疾 (11)
- 十二、《对话》…………… 吕无咎 (12)
- 十三、纪念吕凤子先生逝世卅周年序…………… 惠浴宇 (13)
- 十四、给正则艺专艺友们的信…………… 顾莲村、吕去疾 (14)
- 十五、八五年纪念凤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大会简介…………… (15)
- 十六、胡志杰市长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16)
- 十七、代表们在大会上发言摘要…………… (17)
- 十八、纪念大会收到的贺电、贺词…………… (21)
- 十九、正则画院简史…………… (23)
- 廿、《正则绣》简介…………… (24)

廿一、联系上的正则艺友总名录·····	(25)
廿二、水墨画生命之歌	
(吕无咎现代水墨画展印象)·····	马鸿增 (30)
廿三、介绍《和平的凝视》·····	吕去疾 (32)
廿四、正则艺专与江苏艺术师范·····	(35)
廿五、教师名录·····	(37)
廿六、正则艺专艺友录·····	(41)
廿七、江苏艺术师范艺友录·····	(54)
廿八、邀约参加的丹师校友和画院同志·····	(66)
廿九、正则职中校友录·····	(70)
卅、正则学校已故教师名单·····	(75)
卅一、没有能联系上的校友·····	(76)
卅二、附记·····	(79)
卅三、插画	
(一) 凤先生家书·····	(36)
(二) 凤先生记年岁章·····	凤先生 (22)
(三) 菜农的喜悦·····	凤先生 (34)
卅四、封三《老松》·····	



风先生自画像

李先生的画像上的题字

读了五十年的书。没少友好。
画了近六十年的画。没少画好。
就这样算：么！
不，还要作最后的努力。

从六十八岁起，他每年刻一方记
年岁的印章，盖在画上，用以督促自
己。一共刻了五枚。七十三岁时，就卧床
不起。

自画像下的题字



《伤怀》

凤先生

安貧樂道
好學不倦
李先主語
董軒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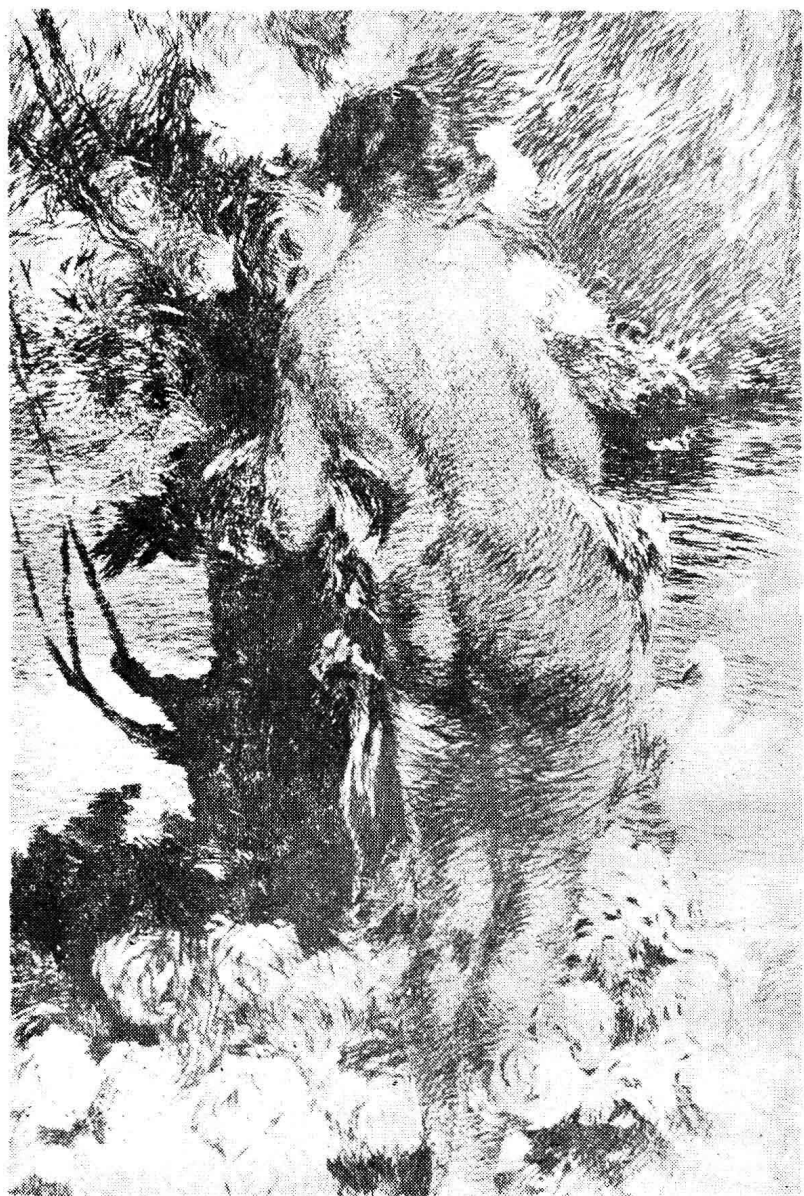


黃齊生先生画像

吕去疾

以
艺
会
友
吕
叔
湘

《以艺会友》



《出浴》

杨守玉

悼黃齊生先生

凤先生

不
相
不
曉
角

博黃卿主書

附 卷 五 重 刊 事 體 文 學 後 略 目 前 北 方 之 風 俗

卷之四
阮氏淪州約再見臨上望
八閩
東
嶺
雲
山
記

問乙死乙情熱直盡孝博思遠能己異者乙

異るに在り異主各有所持

年一區七縣學堂相雪一日不造食亦知

少內郎 鐵鉈 一 片 碎 虛 心 非 血 通 三 縣 鎔 堂

監修 官鎮翁心熱 三十八年四月筆 金一

霜天晓角，

悼黃齊生先生

石公先生曾任本校文史教授，昨自西北来又匆匆去。去之前曰，握别渝州，约再见沪上。翌日闻公乘机触山。闻公死。公热情气盛，学博思远，能以异著，如斯死亦殊。公既成其为公，成其异矣，吾复何悼年逾六七，须发凝霜雪，一日不遑宁处，还如年少时节。骇绝一声砰磕，石山飞血。虽是形销骨毁，何曾销得心头热！三五年四月某日吕凤子顿首。

8



《艺友张杰绣像》

吕存



《和平的凝视》

吕天笈



《正则画院成立时照片》

顾莲村 吕去疾 亚明 荆位辰 吴俊发 张祖源



《吕叔湘绣像》 吕去疾



《对话》

纪念吕凤子逝世三十周年会刊序言

惠浴宇

风先生作古已三十年，今天纪念他，不该再说空话。先生生前本不喜谀美之辞，不喜交际，以至生后寂寞。我们又何必再去惊扰他的清魂？

风先生乃中国绘画界的一代宗师。瞻仰先生遗墨，尺幅空间，充盈着磅礴正气，高洁古风及金石之力。入画者色僧、俗、松鹰，云水，仕女……笔笔备致神工造物的逸远旷达，又渗透著人间喜怒哀乐至情。至于抗战时作《敌机又来矣》、《逃难图》之后作《同是行路人》、《菜农的喜悦》，则展示出先生对人生对民族对普通群众的一片爱心。1958年江苏筹建画院，先生为筹委会主任委员，陈之佛、傅抱石、胡小石，亚明为委员，方略策划，人材选拔，都倾注了风先生的心血。江南画派的形成与崛起，领中国画坛若干年风骚，始受益于斯。

风先生又是大教育家。国人历来有“经济立国”、“政治立国”，“枪杆子立国”，还是“教育立国”之争，风先生并不热心这些争论。他安贫乐教，三次毁家兴学、卖画养教，却是许多好争论者难以身体力行的。如今有识之士皆大声疾呼振兴教育，能否从风先生处获得一点良知与启发？

正则学校，正则精神安在？

台湾印行了风先生的书画册，大陆有更便利的条件，是否也应着手进行？

风先生丰富的精神遗产，当有专门人材和团体去搜求整理研究，或曰抢救。

风先生不尚空谈，是实干家。愿在他的桑梓之地，多些个实干家，实实在在地纪念他。